

# 卸载村:藏在内陆村庄的古代码头

“去哪儿呢?”“去卸载哩!”在召陵区万金镇,村民们这样打招呼,如果不熟悉地名的人多少都有误解:卸载难道是个地名?其实,卸载不仅是个村名,还有一段古老悠久的历史。这里不仅有一座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庙宇,还有一条古运河,是曾经转运货物的重要码头。便利的交通促进了这里的繁华,村里大多数人从事航运或经商。后来,随着地壳运动和运河消失,码头和船舶也成了永久的记忆。

12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万金镇卸载村,探寻这个曾经藏在内陆村的古代码头,感受其浓浓的运河文化风味。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 1 曾是古代转运码头

走进卸载村,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农村,干净整洁的道路、富有生机的文化广场和楼房,这些很难和曾经转运货物的码头联系在一起。村支部书记王秋生告诉记者,“卸载村”的由来就是和曾经的转运码头有关。

“以前我们村是运河上一个重要的码头,货物都在这里装卸运载,虽说现在码头没有了,但你看俺村西边的这片麦田,凹下去的部分就是曾经运河的遗迹。”王秋生指着村西那片地势较低的麦田说。

而这个村的古码头还要追溯到唐朝时期。据村内碑文记载,唐朝建立以后,效隋炀帝继而开运河,继唐中期,以黄淮为主,次以颖、沙、洪河为支流的运河,南北以洛、许、郾、上蔡、汝南为一线已开凿成功。由于官府粮仓在运河运输中要有中转站,所以需要建造码头,要有合适的地理位置。

“我们这里地势高而且平坦,地处南北中间位置,且地处大平原,有中原粮仓之称,所以转运码头就建在我们村的最北边,那里也是村内地势最高的一块。”王秋生说,转运码头建在这里后,后来官府粮仓、许多商家和客商陆续也在这里建码头,货物在这里装卸运载,进行中转,故而得名卸载村。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卸载村的转运码头规模日渐扩大,日益繁荣,辐射方圆百余里,一直兴盛繁华。到北宋年间,后来由于地壳变化,大运河消失,但村西的地势低洼处仍依稀可见大运河的遗迹。



虽然码头已经消失,村西边的这片麦田凹下去的部分就是曾经运河的遗迹。



村里的文化广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

## 2 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依赖航运的农耕时代,运河方便了这里的交通,也促进了这里的繁华。据卸载村村民介绍,村中的南北主干道在古时非常繁华,路两边的盐埠、饭馆比比皆是,那时村中有一半人家是靠航运吃饭。

装有货物的大船行至这里时需要在码头停留,然后货物经小船分装,因此这个村庄的村民曾经家家都有自制的小船。

“我们村打机井,挖鱼塘经常都能挖出以前的船板,2016年在村北的地里打机井时还挖出了一块三四米长的船板,还有很多海螺和贝壳。”村民赵俊英说。

而村西北角坐落的依运河而建的庙宇,也见证了这一个转运码头的沧桑历史。北宋年间有一年深秋,天连降

大雨,河水暴涨,眼看河堤要决口,官府和百姓日夜不停加固河堤,官府粮仓,商家货物眼看要被淹没,洪水面前人类是无法抗衡的,最后百姓和官员们跪而祈求上天保佑。说也神奇,没多久从西南方来一位身材魁梧,赤脚发发的壮士,拿一把大锹加固河堤,而河水像惧他似的,他加固的河堤,洪水再也漫不出来。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三昼夜加固,雨过天晴,百姓和官员安定下来,壮士却不知何时离去。

“后来,百姓按他的样貌在河畔建造了卸载六村祖师庙宇,后来遭到了破坏,直到2001年又被村民重新修建起来。”王秋生指着正对着运河的庙宇说,建在运河河畔也是百姓祈求一方平安的心灵寄托。

## 3 村民富足 村风淳朴

如今的卸载村虽然失去了依靠航运带来的一派繁荣,但靠着村民们的勤劳和智慧,依靠种植和养殖业,村民们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处都是—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里将会建造文化广场的二期,建成后不仅有绿化带,还会给村民提供更多的游乐设施,而文化广场北邻是我们村新建的村室,现在正在进行后期的扫尾工作。”村会计赵群芳说。

令赵群芳骄傲的是,卸载村虽有800余户村民,但村内的风气非常好,令附近的村民羡慕不已。

卸载村的新村室在村子的最北

边,后面就是一片麦田,建造村室时,所用的建筑材料都在路边摆放,晚上也没有人看守,但一直到建成,村室前连一块地板砖也没有丢过。

“我每年都会在不同的村庄干活儿,但卸载村的风气真是好,晚上放在路边的材料第二天早上还是原封不动,这个村的村民素质真是高。”正在村室刷墙的张师傅说。

“不仅在这里装修的工人知道我们村里风气好,周围十里八村的村民也都知道,这么多年了,不管谁家盖房子,东西放路边都可放心。”赵群芳说,他们也会把这良好的村风一代代传下去。

## 新体诗与旧体诗要“比翼双飞”

□冯倾城

诗歌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诗歌并没有消亡,究竟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如何在发展中再创高峰?这就要看大家如何走好古典诗词现代化的进程。现代诗以白话为载体,但以白话写诗,并不等于诗歌语言就应当放弃精致的追求,白话写作不应流于大白话式甚或口号式的抒情言志。一位诗人在作品中有“从被子上闻到了太阳的味道”一句,有人称其是神来之笔;但有带孩子经验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牙牙学语的顽童就会对着妈妈刚晒过的被子,兴奋地喊:“我闻到太阳的味儿了。”小孩子被大太阳晒得不耐烦时,甚至会伸伸小舌头,说:“我把阳光吐出来!”诗人的口语化表达反不如顽童脱口而出的喊叫更为传神,这真是诗人的悲哀。

以语言艺术为表现手段的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诗的语言应是至为精纯的语言。但目前流行的口语诗所表达的大白话味却愈来愈趋向极端,诗歌语言的审美特质因而受到了极大的侵蚀。与此对照,古人的诗词创作也往往以日常体验为表现对象,不少佳作即使今人读之也颇觉浅易,而其诗歌语言不仅合辙押韵,读来颇有乐趣,且能于平淡中寄寓深情,令人有百诵不厌之感。如明代诗人沈昌的作品:“杏花枝上着东风,十里烟村一色红。欲问当年沽酒处,竹篱西去小桥东。”这首小诗在风格上与口语诗颇为相近,但后者的表达浅易而文雅,未流于直白。吟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传统选本,更能体会到这一点。

古典诗词的艺术形式至今仍吸引着许多文学爱好者为之身体力行,可见其生命力是不朽的。当代的白话诗写作亦应借鉴古典诗风,于平易中见高情雅致,方能真正建构其留传于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在新世纪的诗坛,新体诗与旧体诗要“比翼双飞”“相互促进”已逐渐成为—种共识。在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格律诗作品已被纳入候选名单。这是十分令人欣慰和振奋的消息。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中华诗词是语言与形象、情感高度统一的文学艺术,也是精妙才华与丰富思想驰骋的王国。作为一种精炼的表达方式,中华诗词虽短小精湛,却意蕴深远。华夏民族在语言文字上的深邃与精妙在传统诗词的形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其包罗万象的内容亦展开了传统礼俗与人情世态的绮丽画卷。

我个人以为,无论是诗词创作,还是其他文艺作品,真正具备不朽意义的作品不是那些单纯追求辞藻的“形式主义”,或一味信奉自然效果的“自然主义”的作品,而是那些既重“境界”,也有终极关怀的作品。因为,无论是“诗言志”或是“诗缘情”,都关乎人类的生存。诗词于我而言,如东方喷薄,又如清晨叶脉里的呼吸,澎湃着生命的希望,性灵的美感。



漯河地理

